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

SHIJIE JINGCAI
JINGXIAN XIAOSHUOXUAN

世界精彩 惊险小说选

11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

(美) 爱德华·霍克 等著 淼淼 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SHIJIE JINGCAI JINGXIAN XIAOSHUOXUAN

世界精彩 惊险小说选

(美)爱德华·霍克 等著 淼淼 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精彩惊险小说选 / (美) 霍克等著 ; 淼淼等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108-0014-6

I. ①世… II. ①霍… ②淼…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624号

世界精彩惊险小说选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等 著 淼淼等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14-6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惊险的阅读与惊险的冲浪(代序)

严格地说来,惊险小说是一个题材领域很宽泛的小说类型,凡是小说中具有“THRILLER”元素的,都可以界定在惊险小说的范畴之内。比如间谍惊险小说、动作惊险小说、阴谋惊险小说、犯罪惊险小说、灾难惊险小说、生态惊险小说、恐怖惊险小说、法律惊险小说、医疗惊险小说、政治惊险小说、心理惊险小说、科技惊险小说、军事惊险小说、金融惊险小说等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惊险小说初露峥嵘,并开始流行时,它便立刻像一股春风般席卷喜爱猎奇、喜爱惊悚的读者。这类小说题材涉猎广泛,大多涉及战争、政治、军事、暗杀,或世界著名政治事件等等,因此成为最具可读性、最具魅力的文学类别之一。最开始,惊险小说中只有那些间谍小说被广大读者所青睐,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在狂飙的战场上,间谍往往是最为人称道的幕后英雄。间谍们惊险的职业,阔绰的出手,潇洒俊朗的外表,让所有喜爱这类小说的粉丝为之倾倒,“他们”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一种时尚的代言。这期间非常著名的小说有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杰克·希金斯的《鹰已降落》,肯·福来特的《针眼》,弗雷德里克·福赛斯的《敖德萨档案》,热拉尔·德·维利埃的《潜艇在伊斯坦布尔消失》和詹·加莱的《尊贵的男生》等等。这些作品是真正的经典,真正的畅销书,每部小说在全世界的发行总量都在7000万册以上。真是令人瞠目的数字!相信很多读者都读过这些经典作品,并把那些美好留在了心间。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世界潮流的变化,人们对小说题材的兴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昔日的间谍英雄已不再是人们心中唯一的偶像。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惊险小说与时俱进,不仅在题材上冲破束缚,而且篇幅由长变短,佳作不断涌现。题材上没有了限制,创作手法上也花样翻新,并力求与罪案小说相贴近。所不同的是,惊险小说披上了更加奇异、新鲜的故事盛装,凶手、罪犯、侦探并非依次出场,结构在起承转合之间递进。阅读当代的惊险小说时,新鲜感总是扑面而来。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故事时,对罪案的选择是万里挑一的。绝不能让读者有丝毫的“似曾相见”之感,这是当今创作惊险小说的最大难点。惊险小说的故事特点除了刁钻与罕见之外,读者更可在小说中读到游刃于掌骨之间的复杂、缜密和逻辑。

我们精选的这部小说集,体现了惊险小说的新貌。克拉克·霍华德是一位才气冲天的大作家,《血路》这篇不长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大题材中的小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不顾父母反对,家庭背景不同,身份悬殊,毅然结婚,并走上了私奔的道路。他们抢了商店,杀了警察,锒铛入狱,虽然不是惯犯,而且他们犯罪也是“情之所至”,但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被处以极刑。故事由此峰回路转,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男孩被处以极刑,女孩则走出监狱的大门,开始新的生活。作家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行刑前的准备,并传达了即将接受极刑的人的心理恐惧,既达到了体验惊险的目的,又起到了警示世人的作用。这正是这篇惊险小说的成功之处,同时,作家试图诠释:人是有符号的,社会不是平等的,人也永远不会获得平等;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带来的命运永远不会相同。这篇小说是“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另一篇佳作《蔷薇和小刀》,其特色在于小说的前半部分故事铺垫完全是辅料,真正的玄机在于读者视线之外的隐情。读过之后,不得不赞叹作者编织故事的能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想象力。在《堆积的尸体》中,读者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枪战的精彩描写中,其场面恰

似好莱坞的电影画面,这在短篇小说中是很难看到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则表现了作家非常完美的结构能力:一家旅馆中惊现三具尸体,在旅馆兼职做侦探的主人公义不容辞地对案件展开了调查。但是,调查却陷入了看似毫无收获的僵局。多方调查后,出人意料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血腥的谋杀案居然是一场看错房间号、杀错人的闹剧!整篇小说节奏明快、情节诡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由于篇幅所限,每个故事的基本脉络恕不能在此一一赘述。

总之,这本小书的故事篇篇好读,读了第一篇就想读第二篇,直到读完全书的最后一页。

这是一本适合在茶余饭后阅读的书,他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请赶快打开这本书吧,体验一次真正的惊险冲浪。

咖 喱

2010年春节前 于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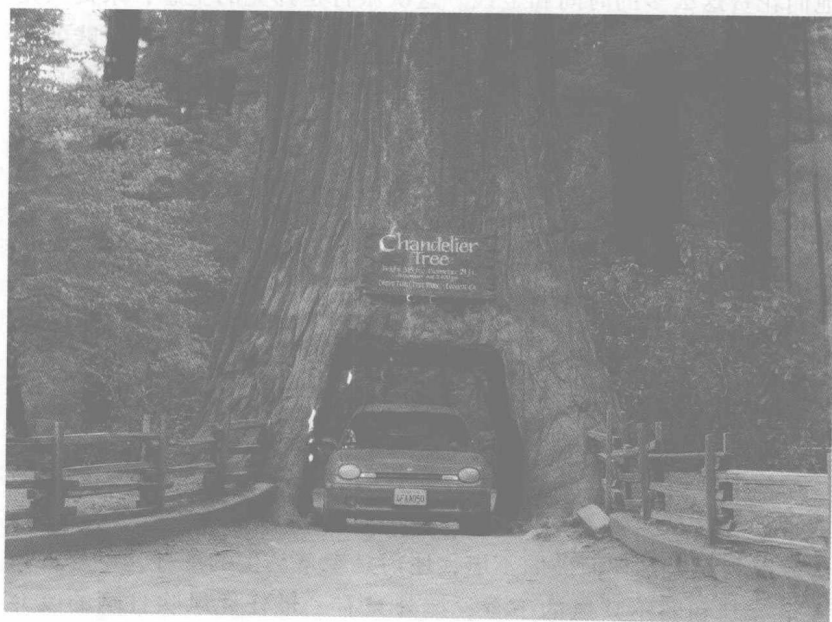


目录

欺骗的外表	001
	017 血 路
蔷薇和小刀	055
	091 德普特福德恐怖奇案
堆积的尸体	115
	131 自杀保函
鹦鹉羽毛偷窃案	159
	179 劫后生财
流言蜚语	237
	251 黑天使奇案
都柏林神探	273
	301 偷窃进行时
没有谋杀,没有犯罪	323
	337 坍塌的婚外情
真正的喜剧演员	365

欺骗的外表

唐纳德·奥尔森



他们驾车离开在北和谐镇举办的拍卖会，两人在拍卖会上拍到一对橡木梳背椅和一个古董巴列卡诺^①灯，这两样东西根本不值得他们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次旅行是邦克的主意，莱提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对。邦克确实天生就具有分辨古董贵贱的能力，而且名册上的东西听起来都是升值空间大好。即使莱提为自己对橡木器具的热爱感到后悔，但是她知道它对他们所经营的商店的租赁合同有利。可是现在看来他们这次确实是走错路了，尽管邦克自信这是一条通往高速公路的捷径。

“亲爱的，你的天赋今天恐怕跑到户外去吃午饭了！”她揶揄他。

“请收回你刚才说过的话，女士。难道你没有看到前方的指示牌吗？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开往 62 号高速公路！”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承认，你的好运全跑光了。”

当那幢房子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时，他们还在布满灰尘的路面上行驶。这是一幢曾经充满魅力的托斯卡纳风格的砖石结构农舍，房屋因为无人打理而破旧不堪，屋前是杂草丛生的草坪，草坪上长满了荨麻和弱不禁风的丁香，屋外只有一堆任凭风吹日晒的废弃物。

“我真想大喊一声！”莱提说，她由衷地赞美着眼前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遗迹。能够买到这样一幢房子是她最大的梦想；尽管商店上层的公寓住起来很方便，但是那毕竟不是生活、休闲的场所。

①：巴列卡诺是西班牙足球队。——译者注

“想进去看看吗？”邦克问，他知道她会如何回答，所以他慢慢把车驶进了留有很深车辙的道路。不远处矗立着另外一间农舍。开阔的乡村田野上狂风四起，吹乱了莱提漂亮的金发，吹得悬挂在下垂的屋顶上的石板招牌噼里啪啦地作响。没有“闲人免进”的招牌，一看便知房子已经荒废许久，大多数窗户都已经坏掉。装有气窗的前门半开着，上面只是象征性地挂着一个生锈的锁链。莱提跟着邦克跨过门槛，当她闻到一阵阵酸臭的腐烂味道时，不禁皱起了鼻子。

“这简直就是给流浪汉住的廉价旅馆，”邦克一边说一边绕着一张沾满污点的床垫和一大堆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的红酒瓶子走来走去。“我很奇怪为什么还没有人放一把火把它烧毁。”

他们发现了一堆乱七八糟、毫无用处的东西，其中有破旧不堪的家具、家用的杂物，还有郁闷的主人留下的残迹。邦克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后，立刻对楼下的莱提喊道：“上来，小心楼梯。你不会猜到我找到了什么！”

在一间卧室里，他发现了一个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大理石台面的脸盆架。这个脸盆架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灰不溜秋，但这并没有骗过邦克训练有素的双眼。抽屉上是有节瘤的胡桃木面板。每个抽屉上都镶嵌着黄铜质地的扶手。如果经过一番修饰，它在任何一个古董店都能卖出个好价钱。

“太有趣了，那些拾荒者竟然没有拿走它！”莱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她的手掌轻轻掠过灰白色的大理石台面。

“你说的正是我刚才想到的。”

她确实知道他此时在打什么主意，“邦克，我们不可以。”

“为什么他妈的不可以？这个地方显然已经没人要了。我们只是捡了个空儿。”

在他们七年的婚姻生活中，这已经不是邦克第一次证明他遇到事的变通能力了。只要有可能，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利用任何一

个顾客，即使偶尔会对顾客有不公待遇。这并不是他性格上的弱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自负，邦克看起来才英气逼人。

这时她仍然有些犹豫，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又没有偷东西，宝贝儿，我们是在拯救它。”

五分钟后，那个脸盆架被装上他们的那辆客货两用车，他们驾车回家了。

两天后，邦克正在工作间处理那个脸盆架时，两名警员走进了商店。他们显然不是客人，因为他们进店后马上走到了莱提的面前。他们向她询问伯纳德·泰尔考特的下落。而当邦克出现时，其中的一名警员问他是否拥有一辆福特 LTD 客货两用轿车，并照着他的便笺簿念出一个车牌号码。邦克说那是他的车，但是他最近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

“泰尔考特先生，两天前有人看见您从北和谐镇石流街上的一栋房子里拿走了一件家具。我们要搜查您的房间。”

检查了那个脸盆架后，一位警员转身面向邦克，面无表情地说：“先生，恐怕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邦克抗议道，“我没有偷那玩意儿。那栋房子早就被废弃了。没有人入室行窃。”

“这不归我们管。”

邦克转身看着一旁沉默不语的莱提，她似乎被吓呆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邦克对她说：“你最好给道金斯打个电话。他能迅速帮我们解决问题。”

爱德华·道金斯是律师，曾经帮他们商议过商店租赁合约的问题。莱提在电话里告诉他邦克已经被警察带走时，道金斯马上答应到警察局去会见邦克。莱提关了商店的门，到楼上去准备晚饭，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幻想着邦克能在天变冷前回来，或者干脆没有任何麻烦地回到家。

梦想成真，不到一个小时，她真的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他看起来烦躁不安，但是拥抱她时还是勉强露出了惨淡的笑容。

“道金斯保释了我。他们明天早上要提审我。”

“提审！为什么？”

“你相信吗？是因为入室行窃。”

“噢，邦克，不会吧。”

“亲爱的，那可是重罪。如果证人也看到了你的话，他们很可能把我们俩都逮捕了。现在看来，似乎屋主已经雇用了某个家伙待在那幢房子附近，看守屋里的东西。”

“那房子根本就是破旧不堪，无人居住。难道你没有告诉他们吗？”

“是的，那栋房子看起来是不禁止外人入内的，但是并没有被废弃。房子属于一个叫伊沙贝尔·布雷德的家伙。她现在住在湖畔高档社区里，那是他们家的一套老房子，家族财产。”

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莱提似乎诧异得哑口无言。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邦克，似乎没有听清楚他说的那个名字。“布雷德……还记得吗？一年前你曾经为一对叫布雷德的夫妇评估过他们的银器！他们不正是住在湖畔高档社区吗？”

他点点头，说一定就是那对夫妇。他示意她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上帝啊，这简直就是一团糟。对不起，宝贝儿。我应该听你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做什么事情的。只要他们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并且知道我们是身家清白、信誉良好的商人……”

“亲爱的，我已经被指控犯罪了。我有可能坐牢。”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要看道金斯的本事了。预审在下周进行。”

“但是布雷德夫妇认识你啊——至少他们见过你，他们知道你不是个骗子。布雷德是个什么样的人？”

邦克耸耸肩：“他似乎是个很随和、很讨人喜欢的人。但这次是他老婆提起的诉讼。我不太了解她。”

“那么她看起来随和吗？”

“你是问她是否可以随和到撤销对我的起诉？”他看起来不抱任何希望，“我想我们不能向他们祈求谅解，但我不确定道金斯是否同意我们这样做。”

“是你，而不是道金斯陷入了这场纠纷。”

他仔细看了看她的脸。“给他们打电话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听着，也许你可以跟她谈谈，女人和女人之间好沟通。只要她看见你就会知道你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这和她的想法完全不一致，“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见她，就我一个人？”

“总比我们两个一起去跟她商议好，你不这样认为吗？”

湖畔高级住宅区位于城市北部富饶的郊区。布雷德的家和他周围的邻居们的豪宅一样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昂贵地段，是一座小型的都铎式建筑风格的房子。

“我知道我应该先打电话预约，”莱提紧张地解释着，“我担心如果先给您打电话的话，您会不同意见我。”

邦克没有对莱提提起伊莎贝尔·布雷德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她有着修长、美丽的双腿和只有耗费大量金钱才能打造出来的完美妆容。当她知道莱提到访的目的后，也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快，仍然优雅地说：“我为什么要拒绝见您呢？”

“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布雷德太太，你见过我丈夫，应该知道他不可能是个小偷，他绝对不会入室行窃。他——”

“你的意思是你丈夫并没有擅自闯入我那栋位于石流路的房子，拿走一件价值不菲的家具，是吗？”

莱提濒临崩溃，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恐怕

我不应该那么说。”她努力想要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她承认他们夫妇的确做了一件蠢事，但是她坚持他们当时误以为那是一栋废弃的房子。他们觉得把那么好的一件家具扔在那儿不管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他们是一时冲动做了错事，但是他们确实没有犯罪动机。

伊莎贝尔·布雷德懒散地点上一支烟，不为所动地听着莱提乞求的话。当她终于开口说话时，仍然是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

“我想你是希望我撤销起诉。”

“拜托了。我们会永远感激您的。您一定知道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生意就全毁了。邦克将变得一无所有。无论您要求什么样的补偿，我们都会答应你。”

伊莎贝尔·布雷德没有理会她的话，继续吸着香烟，还不时吐出几个烟圈儿。“泰尔考特太太，跟您说实话吧，坦率地讲，我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个对我来说毫无价值的破玩意儿。我也不希望给你和你的丈夫带来麻烦。然而，谁都不会对违法行为无动于衷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满是掠夺与强奸的时代里。但是，当你讲话的时候，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是这么做的话，你我可能都能获利。你有多高，能穿十号的衣服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莱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伊莎贝尔·布雷德的笑容里突然多了一丝温暖：“很好。预审前我会通知我的律师撤销对你老公的起诉，只在一个前提下。”

莱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女人就举起手警告说：“你可能会对我的建议感到惊讶。你看，现在我的婚姻岌岌可危。可是我不想离婚，我对眼下的生活很满意。阿瑟尔怀疑我有情人。他的怀疑很正确，我的确有情人。我非常爱那个男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幸运，但是现在我怀疑阿瑟尔雇佣了私人侦探来跟踪我。所以最近我不敢和我的情人约会。我甚至不敢给他打电话。这就

是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你理解我现在所处的困境吗？”

莱提缓缓地点了点头，心里暗自纳闷接下来她会说什么。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理解，泰尔考特太太，就像我完全理解你的困境一样。现在我必须要见我的朋友，这绝对有必要。但是如果我离开家，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被跟踪。对不起，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肥皂剧，但是我相信我的想法会起作用，我有个详细的计划……”

半个小时后，伊莎贝尔·布雷德不断地表示她们看起来太像一对孪生姐妹了，她坚持她们应该为两人所达成的协议喝一杯雪利酒，这时莱提感到自己已经无法拒绝她的要求了。

“莱提，亲爱的，再次给你提个醒儿，除了你丈夫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律师在内。这是我们两人的小秘密。”

“我不可能到处去张扬我们之间的协议！”莱提反驳道。

“很好。我们都很理解对方。对了，你离开之前，再帮我个小忙。你愿意用专业的眼光帮我评估一下我前几天淘来的一对古董烛台吗？我很可能上当受骗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买了它们。我有收藏银器的嗜好。”

她拿着那个沉重的烛台从餐厅回来，莱提仔细检查了一番，然后说这是乔治王朝时代的烛台，价值不菲。伊莎贝尔·布雷德听到她这么讲，笑了起来。“你是说这次我那个吝啬的老公将不会责怪我乱花钱了？”

几天后，邦克正准备打开商店门营业时，莱提像一个毫无经验的女演员初次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试镜一样扭捏不安地从楼上走下来，在楼梯旁摆了个姿势。

“看看，觉得怎么样？”

邦克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上帝啊，我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你是私人侦探的话，会被我骗过去吗？”

“宝贝儿，你甚至可以骗过那个女人的丈夫。我只见过她一

次，但是你戴着这个假发和那副墨镜——你现在简直和她一模一样。”

“我想知道我开上那辆美洲虎时是什么样子。”

他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我还是不喜欢这个方法。让你卷进他们夫妻之间的纠葛当中——可能会很麻烦。”

“你愿意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探监吗？”

“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道金斯认为我很可能会被判缓刑。”

“感谢上帝，这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时间的掌握是伊莎贝尔·布雷德的计划的关键。莱提十点准时离开商店，经过二十分钟的车程，来到麦尔瑞斯商业中心。她把小货车停在希尔斯商场的入口处，穿过广场来到最里面的女士洗手间。因为今天是工作日，而且时间尚早，商店里几乎没有正在购物的顾客，洗手间里空无一人。她在镜子前晃荡了几分钟，这时，伊莎贝尔·布雷德走了进来，当她确认洗手间里只有她们两人时，就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摘下墨镜，仔细审视镜子中莱提的脸。

“你可能需要在这儿打些腮红，你看起来太苍白了。”

“有人跟踪你吗？”

“我觉得一定有人跟踪我。我无法确认身后究竟有没有人，你也一定不要去确认。我是说千万不能不断地四下张望，就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你的车停在希尔斯商场外边了吗？很好。我那辆美洲虎就停在卡莱尔商场入口处的对面。你不会找不到的。”

“我只希望我会驾驶它。”

“别担心。只要记得你坐在一个力量超强的引擎后面就行了。好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她们走进隔壁的试衣间，默默地脱下衣服，交换了外套和鞋子，她们互换衣物时，没有人到试衣间里来。

伊莎贝尔·布雷德看了看镜子里两人的形象，最后，她们互换手袋之后，她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十分满意。

“你知道怎么行动了吧？”

“是的。”

莱提推开门，慢慢地按原路返回大厅，懒散地逛着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以为自己正在被人跟踪的女人，她按照伊莎贝尔的吩咐玩了一会儿游戏，在一间店铺买了一些眼影，然后穿过卡莱尔商场，来到停车场。她很快就找到了那辆美洲虎。上车后，她立刻发动引擎，小心翼翼地加速。她的紧张感渐渐消失。她是个好司机，她发现即使是在拥堵的城市道路上，驾驶这辆车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她想起邦克很可能会非常喜欢她所扮演的角色时，她不禁放声大笑。对他而言，这可能是一场让人兴奋的游戏，如果再多些冒险因素的话，甚至可以说是一场令人愉快的游戏。发现脸盆架后两人的表现代表了他们遇事态度上的差异。她知道邦克原本是按照字面意义，把这看做是“偷窃”——一种对资源的快速掠夺。对他来说，古董纯粹是一种商品，他没有像莱提一样，切切实实地爱上那些古旧的玩意儿。当她同意去“拯救”那个脸盆架时，她确实担心它就这么慢慢地被毁掉，慢慢地腐烂。

把车开到市中心后，她在一家酒店的咖啡馆里逗留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按照伊莎贝尔·布雷德的指令，她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从咖啡馆出来，她驾车来到公共图书馆，在那儿消磨了四十五分钟，翻阅了一些杂志，随意挑选了几本书，并用伊莎贝尔·布雷德的借阅证把它们借了出来。艺术协会是她的下一站。她飞快地走到那儿，完全没有回头张望。她在画廊里游走了近一个小时，在礼品店买了一张明信片，当然这也是听从伊莎贝尔·布雷德的指令而做的。

只有一次她没有完全按照她正在扮演的那个女人的指令行事，在她往回走时，走到一条通往蒙哥马利广场的路边，仔细在外面观察着一家昏暗的古董店橱窗里的物品。不久前，她曾经看中了